國朝名臣錄 前三

國朝名臣言行錄前集

卷之五

鄭麟趾 文成 學易齋 河東　韓確 襄節 西原

金叔滋　李孟專 耕隱

李邊 貞靖　奇虔 貞武

姜碩德 戴敏 玩易齋　辛碩祖 文禧 淵氷堂

柳義孫　權採 梅軒

南秀文　鄭昌孫 蓬原

李季甸 文烈 韓城　魚孝瞻 文孝

具致寬 忠烈 綾城　黃守身 懦夫 南原

崔恒 文靖 太虛亭 寧城　朴元亨 文憲 晩節堂 延城

卷之六

申叔舟 文忠 保閑齋 高靈　權擥 翼平 吉昌

韓明澮 忠成 上黨　尹子雲 文憲 樂閑齋 茂松

李石亨 文康 樗軒 延城　金守溫 文平 乖崖 永山

梁誠之 文襄 訥齋 南原　李芮 文質

姜希顔 仁齋　洪逸童 麻川

國朝名臣言行録前集卷之五

鄭麟趾 文成公

字伯睢號學易齋河東人洪武丙子生十六中生員
太宗十四年甲午擢魁科 世宗丁未又魁重試
歴副提學吏書參判判書兵曹判書典文衡 端宗
癸酉策靖難元勲拜相封河東府院君 世祖即位
陞領議政參佐翼功臣 睿宗朝參翊戴功臣 成
宗朝參佐理功臣戊戌卒年八十三

政府館閣課試諸生以道學發策公一覧策題援筆成章
文不加點諸生大加稱賞冠於諸作自此華聞大播年

十九中文科第一河相國崙觀公策知其為公輔器潛谷

舊錄下同

一日羣臣會朝　太宗特召進公曰予聞名熟矣但未識
面耳令舉首仰面熟視嗟賞者久從容謂　世宗曰今
文有鄭麟趾武有洪師錫王無憂矣

世宗謂鄭麟趾曰凡欲為治必觀前代治亂之跡自周以
降代各有史然編簡浩穰未易遍考大抵人之於學博
覽為難況於人君幾政之暇其能博觀乎御其考閱史
籍其善惡之可為勸懲者撰次成書以為後世子孫之
永鑑吾東方興廢存亡並令編次於是聚文學之士數

十人于集賢殿分科責成書成賜名曰治平要覽（國朝寶鑑下並同）
上以祖宗積累之深締造之艱後王不可不知乃命權踶鄭麟趾等撰述穆祖以後肇基之迹名曰龍飛御天歌揔一百二十五章命於宮中鋟梓賜羣臣以為朝祭宴享之樂辭
御製諺文二十八字字倣古篆分為初中終聲字雖簡易而轉換無窮禮曹判書鄭麟趾序曰吾東方禮樂文物侔擬中華但方言俚語不與之同學書者患其志趣之難曉治獄者病其曲折之難通昔新羅薛聰始作吏讀

官府民間至今行之然皆假字而用或澁或窒非但鄙陃無稽而已至於言語之間則不能達其萬一焉癸亥冬我 殿下創制正音二十八字畧揭例義以示之名之曰訓民正音象形而字倣古篆因聲而音恊七調三極之義二氣之妙莫不該括以二十八字而轉換無窮簡而要精而通以是解書可以知其義以是聽訟可以得其情字韻則清濁之能辨樂歌則律呂之克諧無所用而不備無所往而不達雖風聲鶴唳鷄鳴狗吠皆可得而書矣遂命臣等詳加解釋以諭諸人庶使觀者不師而自悟若其淵源精義之妙則非臣等之所能發揮也

昭憲王后之喪赴山陵適大雨江漲舟楫不通不得已安
梓宮於樂天亭領議政河演等議安厝向方或云南
首或云北首群議角立不能決公適不在所諸公促召
公問之公曰是何難焉在殯南首人子不死其親之意
在玄宮北首之幽之故也記曰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
不可為也之生而致死之不忍為是亦殯宮也且當南
首衆皆歎服金宗瑞常以文章經濟自許及聞公此議
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雨猶不止議改卜日公獨排群
議乃曰雨不克葬春秋譏其無備促令船渡儀仗俄而
雨霽遂及吉日 潛谷舊錄

庚午翰林侍講倪謙奉使來公爲館伴周旋交際得賓使體又與之商確古今往復酬唱侍講敬重之嘗夜坐侍講曰月在河分公曰在東井侍講 服及辭別侍講曰如夜深何公曰可怕李金吾侍講曰莫逢王玉汝相與笑曰天下無無對之句 筆苑雜記

文廟即位宵旰圖治遂日視事經筵輪對等事不少停廢閔判書仲會禹承旨孝剛問今日亦視事否荅曰然閔曰聖躬太勞盍少休乎公時在座曰公何發此言人君豈可使倦勤閔不得其死公爲國元老一言之驗如此鄭判書文炯爲注書時親聽此語云 權健忠敏公雜記

鄭麟趾判兵書嘗坐堂上吏持文簿數十箱過堂下召視之乃各道軍士由状積年不決者也命吏分類粘連作數牒令各道監司守令分揀施行不過數語而積年機務一朝掃盡

金宗瑞為相事多自擅六書之事皆由相府公為兵判獨拒不受曰相府自為相府兵書自為兵書何相干耶雖同廳語或相聞不恤也宗瑞憚之啓曰鄭某久於六卿宜優賢崇秩於是陞授判中樞遞兵權矣謏聞瑣錄

公常昵侍帷幄眷注甚隆職在中樞特命歸政府議國政時人謂之内相

公每掌禮闈試卷山積以指麾定瑕纇不失毫釐頃刻批
抹或至百餘卷人皆神之

公常戒後生曰儒者當常讀書不輟雖不盡記讀之不已
自然心地靈明托以不能記得遂廢不讀者眞自棄也

潛谷舊錄

文成好占陳荒地墾田甚多一日又得陳地求署券於戶
曹堂上戲謂公曰公何屑屑於地利耶公曰某不能與
人爭利欲與地爭利耳言者慼然

端宗在諒闇時 光廟居首相以儲嗣之重宜早納妃既
定其議遣舍人黃孝源往告于石相鄭文成公曰明日

當納妃須早會議公曰居喪納婦豈禮哉責黃公曰爾亦儒者奚以是言聞於我乎黃難於回啓以遜辭啓曰右相似有采薪之憂不肯發言　光廟曰事在明日不可不急爾當復往耳曰楊嬪亦囑以宜早納妃不可不從黃又往則鄭怒曰楊氏雖　世宗封為嬪是固賤女豈知國家事黃退跪曰下官安敢以是言回啓請公開示方畧鄭乃笑曰明日吾亦早詣闕面語饔官多備酒醪以待明日鄭果早赴纔會坐舉大鍾迭相酬酢至于酣醉竟不能發議而罷

公性鯁直屢批龍鱗　光廟崇釋氏大臣承順至有親奉

餅器以供佛者公獨不拜諸相責曰　主上欲羣臣皆屈已奉佛不可不拜公曰君父之外豈有拜者耶南方之人有投毒於水取鰍生魚者纖微盡焉下令痛禁公進曰臣欲有言　上曰何言公曰　主上禁民漁獵如使獸蹄鳥跡交於中國則如之何哉　上笑罰飲公一大鍾（竝謏聞瑣錄）

公天資豪邁胷次豁達嘗酒酣尚論古人曰如我者倘遊聖門純粹如顏子篤實如曾子固不可及如游夏之徒未知何如也

鄭麟趾嘗為首相率百官請除　魯山人心至今憤之（大東）

韻玉

韓確 襄節公

字子柔清州人建文庚辰生永樂戊戌入 皇朝拜
光祿寺少卿翌年己亥奉勑出來 世宗乙卯陞資
憲歷判漢城府事京畿咸吉平安觀察使兵書吏書
判書 文宗壬申拜左賛成癸酉策靖難功臣拜右
議政封西原府院君乙亥 世祖即位陞左議政策
佐翼功臣丙子以謝恩正使赴京未返國而卒年五
十七配享 世祖廟庭

公年十九 皇帝召赴京師一見風儀顧遇隆異宣授奉
議大夫光祿寺少卿其制曰朕惟諸卿之職光祿為重

非德行茂著者弗居以是任非親舊卓特者弗顯以是官豈惟曰名位之榮亦以待優寵之擢甯韓確禀敦實之資懷誠慤之志茂著才猷實為內戚玆特授以云云益懋恪勤祇服寵命欽哉觀此制詞公之德量固已協于 帝心而非他戚里例及之數也

太宗禪位于 世宗遣使請命 帝嘉而許之以公為正使光祿寺丞劉泉為副持節備禮來冊為國王降冊日 帝御正殿文武百官陪列公端笏受命進退詳雅 帝大喜本朝迎送之禮亦有加焉夫封國大事也不遴於中朝縉紳帷幄侍從之列而特命公爲非簡在 帝

心爲可禽也公旣年少而貴又奉禰禮而至一國臣民莫不想望其風彩泉旣事完回京公以　帝旨仍留後復召赴京師者再四至欲尚以　仁宗之女公辭以母老不忍遠離　帝義之而止

世宗召公面諭曰今平安道凋獘非公莫可撫接者煩暫出鎭無辭焉仍拜爲平安道都體察使兼尹平壤復兼本道兵馬都節制使文武之任萃于一身公盡心措置使朝廷無西顧之憂軍民獲濟至今西人慕之如父母焉

公在政府凡持身應物一槩於正事有是非議論未嘗回

亘處之性本仁慈至於議獄必以寬恕為主嘗謂府佐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若稍有可疑之讞莫如申而活之其操心如此

丙子夏 皇帝遣太監尹鳳等賜誥命冠服 上以公為謝恩使戶曹判書權蹲為副 召見便殿謂公曰卿之還也予當迎于郊外與卿一醉公辭謝曰以臣衰老恐不復見天日 上慰籍良厚及赴京師蒙犯霜露回至端州之沙河驛卒于旅舍

公柩過廣寧遼陽一路閭泉莫不設奠致意皆歎曰韓光祿其逝矣乎雖至馬夫走卒無不歎惜焉

公天姿簡嚴守正無私雖富貴已極而謙遜愈下其待人
接物藹如也及臨事斷決截然不可犯居家廉潔不治
産業厚於故舊睦於親戚弟碩及砇早沒公收視其孤
一如己出
顯允襄節嶽降申呂曼祖垂休代有亞旅或捍王躬倫嘗
險阻或殲巨敵難是用沮勳爵在身非干鼎俎公乃益
振光于繼序早入 帝庭惟 帝王汝擢陞于卿光祿
是處秉節封王親承天語手捧冊命來自 帝所衮冕
介珪天子錫予知遇 世宗軒然霞舉提衡攬轡吹律
生黍扶翼 世祖龍飛當宁誓以山河托以心膂載登

鼎鼐載調寒暑陰陽受職物無違拒宜享壽考天胡不
與善人早逝誰非惻楚不朽者存昭哉來許則篤貝慶
生此　聖女誕育神孫承茲天敘 並碑

金叔滋

字子培善山人洪武己巳生　太宗十四年甲午司馬　世宗元年己亥登第官至司藝　世祖丙子卒年六十八

公年十二三受業於吉先生再聞尹公祥守黃澗縣徒步往受易尹公知公志之銳為盡其奧由是公之易學大明時承前朝餘風學校雖設朋徒相視怠弛三四聚首則褻言狂笑紛如也公必就屏處端坐誦書終日不輟人皆敬憚之

公天性至孝居家事親皆從事小學卒亥丁考妣憂哀毁

過禮勺水不入口既歛而殯惟歠粥飲漿廬于塋側不
脫絰帶疏糲以食終始不懈時俗有喪則歸依浮屠法
雖號儒家亦不免焉公獨確然歛襲虞祔練祥按朱子
禮而節行之語人則必曰吾非敢自異乎俗先正吉諫
議金府事之教也
公誨人不倦必諄諄叩兩端開悟而後已不煩榎楚而人
樂於學居廬鳳巖鄉人子弟結書齋於廬側朝夕奠後
為之講課每遇事生送死之處輒嗚咽涕泣受業者為
感愴教子弟初授童蒙須知幼學字說正俗篇皆背誦
然後令入小學次孝經次四書五經然後令讀通鑑及

諸史百家至於學射曰弓矢衛身之物不可不閑習古之人以此觀德非博奕比也勸之書字則曰書心畫也模楷必端正草及篆亦須要精熟勸之握筭則曰日用事物非此未易究其數

正統初　世宗諭宰相舉經明行修堪為師儒者公為首薦為世子右正字

世宗下教問中外官吏以貢法踏驗便否公在高靈即上書其大畧以為貢法萬世之通行踏驗一時之權宜與其行一時權宜之術曷若行萬世通行之法乎貢法本非不善臣恐用之不善也以今之制言之上中田之結卜

多下田之結卜少上田一結之稅二十斗中田十八斗
下田十六斗已駸駸乎後世什取其二也至於因水旱
風雹之災而傷損者必須連伏十結乃去其稅數口之
家其所耕過數結者葢寡謂之未蒲十結而必取盈焉
產役稅存斯民竟何食而聊生自作貢以來歲入貢家
之數已倍蹤踏驗之日踏驗雖曰樂歲权租至八九分
亾年則至一二分故民不憚奔走之勞供億之費尚思
隨損給損之恩而不慮之矣臣願以周制之尺改量凿
旱田不使上中之結卜為多下田之結卜為少當如夏
禹氏分九等之品俾為多少之錯出且令上田一結之

税減舊之半而上征十斗中下之税以是為差立為常制於可常之中如有天災果可損而損之果可免而免之則田制於是乎正賦斂於是乎平公不至於匱私不至於病幾乎三代什一之法前日欲復踏驗者皆應心於貢法可以行之萬世而無弊若復踏驗之弊雖更僕殆未可終焉朝廷雖因貢法而改量減税之說不見錄云

公兩為縣監必歎曰有土地有人民是亦可以行吾學也不求赫赫名專以革汚俗興六行為首務其倫盜也申明隣保之法窮里僻村皆設捕盜閭一家被盜則懲其

監考及守卒以故盜入境未信宿而輒為所擒開寧時善山賊首三人根據月波院伺行人至攘其財而臠其肉若木賊首二人橫行海平仁同之間皆積累歲月朋徒甚衆自善山移繫于縣公發吏卒追捕其黨與竄其窟穴皆掠殺之縣西境有莊藏者睚眦頻橫或有錙銖小嫌輒焚人室廬掠人牛馬故莫敢誰何又捕而戮之由是洛江東十餘州皆被其賜

在開寧遭 世宗喪與少尹崔士老遇諸途相持而哭甚哀曰所天崩矣皆失聲而止又遭 文宗喪悲泣尤切曰嗟嗟予嗣君觀者為之感動

公平生不是佛以闢距為已任嘗教人云佛家所謂閻羅王者苟有之殺人父母其暴已甚其為子者所當決黃泉而求報其讎不得則刻其像立諸庭出入射之以終其身可也今世俗無知非徒不以為讎必成其齋供之啗也是何義也且所謂放光與舍利尤吾所不信蚫有夜光蚌含珠雌牛腹有黃麝帶香臍蜥蜴吐氣成暈海蜃能狀樓臺此皆物之妖也然夜光明珠牛黃麝臍人得售之則獲重利矣今放光與舍利亦人之妖也其何裨於生民及國家乎設使焚盜賊數十人其中必有斯妖者何獨童行者哉雖老釋自謂精進者皆辭塞前後

上書必以斥黜釋道為正人心之大端 其畏 尊錄

李孟專

字伯純號耕隱善山人判書審之之子　世宗元年
己亥登第薦入翰院以前正言退歸不仕
拜居昌縣監以清白聞知時事難危棄官歸家托以盲聾
杜門謝客　魯山初屢召不起終老丘園與夫人金氏
年皆九十而卒
公家貧坐無苫席食無匕筯出入無騎或徒步而行金司
藝叔滋與公為道義交脫年謝絶人事惟苫畢齋入謁
則閉門深語終日不厭或為唱酬雖一家妻孥莫知其
托盲之意至臨歿始知之 並潛谷舊錄

李邊 貞靖公

字 德水人 世宗元年己亥登第官至領中樞

典文衡卒年八十五

公十七始學爲人正直無城府見人過失面折之善於漢語及吏文屢 中朝華人皆識其名

爲司譯院都提調工書言我國家設承文司譯院講肄習讀官常習漢音其爲慮至深切矣但所習者不過直解小學尤乞大朴通事前後漢書然直解小學逐節解說非常用漢語也尤乞大朴通事多帶蒙古之言非純漢語又有商賈庸談學者病之國初學語音者非但習之

句讀文字之間如漢人唐誠偰長壽洪楫書正等輩相繼出來質問論難頗有成才者今則無人可質語音訛僞臣竊恨之迺採勸善陰隲諸書中可為勸戒者數十條與平昔所聞古事數十總六十五條俱以譯語翻說欲令學漢語者並加時習謄寫奉進仰塵 叡覽倘有可採令下典校署刊印施行 潛谷舊錄

李貞靖公邊性峭直為吏書參議每銓注多駁長官所為因與之不愜一日外官有贈鮮魚美肉者不受聞長官已受其日謁長官饋以美肉貞靖舉著曰此所謂鶃鶃之肉乎長官深啣之 筆苑雜記

李判院邉表裡如一以骨鯁自許嘗謂人曰吾平生未嘗欺人自入仕以來一無僞病廢仕佔畢齋金先生曰信若此言相公之德真實篤敬然古人仕者以病托君前後比比也疑此言過當也秋江冷語

奇虔 貞武公

字 幸州人 世宗朝以布衣擢拜持平歷大司憲平安道觀察使官至判中樞府事

公天資英發學業精粹家在萬里峴常徒步往來泮宮必誦中庸大學

古者婦人出入無蓋頭公創新樣以進至今用之 並月沙李廷龜撰碑

延安府有產鮒大池前守宰喜食鮒弊及民人以鮒魚塚嘲之公為此府曰烏以口腹傷廉遂絕不食非賓讌禁勿入罟州人大悅客作詩以美之 太平閑話

公平生不食鰒人問其故曰曾為濟州牧見民苦於採浦故不忍也

濟州舊俗不葬其親死輒委之壑公未上任先敕州使倫棺槨教以斂葬州之葬其親自公始一境歎服教化大行一日公夢見三百餘人拜於庭下叩謝曰賴公之惠得免暴骸無如報恩公應於今年生育賢孫先是公之子三人皆無嗣果是歲公之子掌令軸生子曰積官至應教積五子曰迥适遠進遵迥持平遵應教人稱服齋先生進之子大升稱高峯先生皆以道德文章名於世适之子大鼎掌令服齋之子大恒判尹並慵齋叢話

公自 魯山朝休官杜門謝絶人事手抄四書三經左傳綱目 光廟在邸時三訪公於私第公托以青肓 光廟一日持鈌擬刺以試之公瞪視不目逃竟不能起公而亦免於禍

我朝人才莫盛 英廟朝而公不由科第擢置臺憲則公之拔萃高名負一世重者為如何哉明良際遇身既自致而反乎時事艱危度不可有為則視棄官如敝屣托疾屛跡以終天年卒能不變節而名亦完玆其所謂守死善道明哲保身者非耶 並碑

姜碩德　戴敏公

字子明號翫易齋晋州人　世宗朝以學行薦爲楊根郡守歷執義承旨開城留守大司憲吏曹參判以知敦令退居西郊卒年六十五有二子長曰希顔次曰希孟

公八歲而孤就學外傅一舉不中歎曰自有道義可樂何用科目爲遂不復就試蔭補啓聖殿直師事李文節公行百家諸書無不通究

爲開城留守赴愬者必造門干謁或投匿名書公得猾吏尤無良者斥逐之旬月之間豪猾知禁流亡盡復修廢

廟官廨之頹圮者先聖肖像之漫漶者役不煩民而事用集

公天性豪邁貞白慷慨事母至孝處兄弟待朋友一出於誠嘗戒二子曰人之富貴榮達在天非求之可得所自盡者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而已有愧於是餘不足觀(並潛谷舊錄)

二子登第請開榮親宴公不許曰榮非吾好榮則必辱

公守身以忿欲為戒謹於大節不遺細行文章高古以淡泊為宗精於篆隸奉 教書 昭憲大妃石誌(並遺事)

姜公碩德好古風流文雅近代無比作詩性最高古書畫

亦妙絕議之曰敏宜矣議法好古不怠曰敏此元朝學
士趙文敏之敏也世之人以公不於紅紙上題名輕之
甚非也 筆苑雜記
法典禮曹四館以文官除授而翫易齋姜碩德不由科第
以進而為大司成及知禮曹事盖 祖宗朝為官擇人
故如此而自大典頒降後無此例矣 芝峯類說

辛碩祖　文禧公

初名石堅號淵氷堂　人　世宗八年丙子登第

賜暇湖堂歷集賢副提學吏曺叅判京畿監司官至

提學

公祖武節公有定性太急見人不可必極口怒罵而後止

公每曰鑑祖性急佩韋自警嘗修史春秋館與下僚同

事筆硯下僚忽遽間顧吏高聲語曰辛碩祖將硯水來

旋卽慚赧低頭不能仰視公遽前執手曰我輩少時失

言於先生長者前豈止於此耶卽呼酒來滿酌對飮人

服其弘量

公與柳義孫權採南秀文同在集賢殿文章齊名一時而諸君皆不大達惜也

自國初有三公相傳犀帶不輕傳授河公演傳於公公位緫正二品官至開城留守而來帶遂不傳

卒進士永禧家有文禧公詩集友人曰子之家集可以印行乎永禧曰我祖雖有能文名而家集所載無一可傳者嘗挽一門生詩曰三十二而卒不幸同顏回此句外無佳詩秋江以為孝 並潛谷舊錄

柳義孫

字　文化人　世宗八年丙午司馬仍登第丙辰
重試官至吏曹參判

權採

字用之梅軒遇之子　太宗十七年丁酉生員魁仍
登第　世宗丁未重試賜暇湖堂官至右承旨

南秀文

字　固城人　世宗八年丙午登第丙辰重試魁
賜暇湖堂官集賢殿學士

柳公以文章儒雅仕于　世宗朝為一世所宗與權公採

南公秀文等文章齊名而同在集賢殿一時稱謂集賢
殿三先生而諸公皆不大達意其不能享壽歟惜也
戊午以直提學應 御製綱目序以進又作戒酒文而載
於東文選
敬齋河演賀公拜承旨詩云乾坤造化好栽培聲價元從
翰苑來喜溢曉窓抬目見奎星炳煥照銀臺（並柳公行跡）
權公自少文章妙絕一時年三十四 特拜成均大司成
物望也 世宗擢置喉舌將擬大用年未四十早逝人
皆惜之
世宗賜祭文畧曰惟卿稟資純粹操心忠直家傳詩禮學

窮典籍予嘗引置昵從經幄討論道腴多所警沃俾長
成均為士類式譽洽菁莪英才以育并權公遺事

鄭昌孫

字孝仲甲孫之弟建文壬午生　世宗五年癸卯司馬丙午登第授集賢著作丁卯重試歷直提學大司憲吏曹判書　世祖即位擢左賛成叅佐翼功臣封蓬原府院君丙子拜相至領議政　睿宗朝叅翊戴功臣　成宗朝叅佐理功臣壬辰賜几杖丁未卒年八十六配享　成宗廟庭

世宗設集賢殿置員二十人抄選一時文學之士充之公與馬偹顧問演綸綍高步花磚昵承　睿眷時人擬之登瀛洲

世宗嘗留意於資治通鑑謂其箋釋未盡句讀不明命文
士撰訓義皆才學識鑑之士分科責成繙閱細各復盡
所長而纂修之功公實居多又　命文士聚於集賢殿
撰上自唐虞三代下至宋元及我東國聖帝明王名臣
碩輔善政善教可為後世法者編為巨帙凡數百卷名
曰治平要覽纂修之功公亦居多
世宗末年稍違豫　文宗在東邸視事朝官言事者必上
封章乃達時公與李文烈公季甸在集賢殿屢封章極
論時政得失有一二同列止之曰自古善論事者終必
陷禍況侍從講論德義啓沃輔導而已至於諫諍非職

公與文烈大笑曰人各有心論事之敗之榮不如含嘿
之恥之深遂辭下僚抗疏極陳餘數十上　世宗嘉之
乙丑擢司憲府執義慷慨骨鯁知無不言前此公之伯氏
貞靖公甲孫長憲府激濁揚清直道不撓風節凛然人
比之獨擊鶻今公正色立朝謇諤亮直有乃兄風一時
物論多之
世宗命鄭麟趾等撰修高麗史公以編修官專掌編次不
幸書未進御而陟遐　文宗命史局畢撰公益勤不怠
癸酉十月　世祖炳幾靖難謂左右曰當今之時直亮簡
正無如鄭某者擢為吏曹判書陞資憲公之藻鑑清識

甄別品題皆得其宜性又廉潔雖權勢赫然而門庭蕭
索關節不到士林歎服
大夫人年高九袠公至誠榮養雖隆冬盛暑不廢定省朝
謁之暇必具冠帶陪侍左右歡欣怡悅大夫人乎反一
笑然後退一國皆稱其孝戊寅丁憂哀毁過節 世祖
遣近臣吊慰賻贈有加特停朝市一日前此婦人無停
朝之例此所以重公示異恩也及葬廬墓不至私第
上遣官慰喩五十後氣力漸衰愼勿廬墓
公三爲首相以盛滿屢乞辭 上曰三公之重非如卿老
成無以鎭之不允公居廟堂垂紳正笏不動聲色屹如

山嶽年俯九袠朝廷耆老無出其右者人比之宋承相
文彦博云
公資性簡嚴高邁廉公正直學問該博文章典雅筆法妙
絕為一代之冠平生不事產業雖位極人臣居家索然
居官履事明白正大贈遺無所受請謁不得行人不敢
干以私友於兄弟信於朋友親戚故舊喪葬婚姻無不
賑恤接人以恭雖下士之賤有來候者必於門外送迎
天性然也
世祖深加眷注嘗曰予之敬卿無異叔父公如進爵 上
必改容下御座曰此非君臣大義乃展私禮也仍宣喻

在座羣臣公性不能酒座上爲設醴必親嘗賜之至年
深難於趍拜或命免拜上殿具尊禮敬重如此
公立朝六十二年主試闈者數十掌銓衡者四年三爲首
相係國家輕重者三十餘年居寵思危克全終始功名
福祿之盛今古無比擧國皆稱道德之首 並徐四佳居正撰碑

李季甸　文烈公

字屏甫韓山人　世宗九年丁未登第癸酉參靖難
功臣　成宗朝參佐翼功臣封韓城府院君典文衡
官至領中樞府事

侍從封章始盛於公公在集賢殿屢欲封章論事有一二
同列官居上每沮之曰自古喜論事終受禍況我侍從
者講論德義啓沃輔導而已至於諫諍非職也君勿好
事公曰人各有心論事之敗之榮不如含默之恥之深
耶遂率下僚抗疏極陳者非一再矣而上官終不署名
物論譏之每進封章　世宗曰李季甸之疏又來矣遂有

大用之志尋擢同副承旨 筆苑雜記

都承旨李季甸啓曰褒奬節義爲政之所當先高麗五百年間鄭夢周吉再忠節卓然 太宗追謚夢周復吉再戶皆爵其子 世宗又贈再左司諫大夫所以砥礪名節爲後世訹也請加再爵謚 上曰追加爵謚實是虛文遂命官其子孫 國朝寶鑑

魚孝瞻 文孝公

字萬從變甲之子永樂乙酉生 世宗十一年己酉

登第薦入史局歷集賢殿校理 世祖朝拜大司憲

吏曹判書官至判中樞府使 成宗乙未卒年七十

一

直集賢殿議科舉講經便否以為人各有所長若專用講

經則雖長於製述而短於講經者必望絶而之他歧矣

宜臨時迭用而務要講經居多焉公在集賢前後所上

疏議甚多皆出入經史參以時宜如受贓在逃埋葬徵

銀等議雖老於識獄法律者莫能及如驛田社倉徵債

等議明白稱停朝廷行之皆如所議
時有並蓄二妻者朝廷議其喪服公駁之曰禮無二嫡不可不擇一爲主且三年之喪本有常數固不可以私智計較而增改之也
時有 旨令政府吏兵曹議陞黜中外官吏公於 上前對曰知人自古所難今内而百司庶尹外而州府郡縣之守宰曾未見行事之如何徒以臆度而論之是猶捕風捉影安能盡得其實乎考績之法載在六曲是在舉而行之耳（並子世謙撰行狀）
時風水者請塞宮城北路城内造假山以補地脉集賢殿

修撰李賢老亦以風水之說請於都內川渠禁投穢物以請明堂之水集賢殿校理魚孝瞻上疏曰臣忌謂地理之說三代以前無有故儀禮周公之制也惟筮宅卜日而已孔子亦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兩漢以降始有其術各立吉凶禍福之說惑世誣民唐太宗以陰陽雜書訛偽既甚拘忌亦多命太常博士呂才刊正削去才皆為之叙其叙葬曰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至宋司馬溫公葬論云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正使實能致人禍福亦豈忍使其親暴露而自求其利耶然孝子之心慮

患深遠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程子葬說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而拘忌者或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胡泳問於朱子曰至事辦之辰更以決於卜筮某山不吉某水不吉既得山水拱揖於前又考來去之吉凶又必須年月日時之皆合其說則恐不必如此答曰須稍有形勢拱揖環抱無空濶處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之說耳以此觀之地理禍福之說盛宋名儒亦皆不取也然則其禍福之說用之塚地猶云不可而又用之都邑之地則又未見其可也古者帝王都邑之制必皆面朝

背市則宮城之北果皆禁人行跡歟況術家以城斷路截並論其害今觀宮城之北入地之深計亦幾於丈許矣假如術士之言旣已成斷主脉深入丈許而禁人行於皮膚之上抑末矣又補土於旣斷之脉是猶割肉以補瘡安有血脉之可通乎如欲通其氣脉塞城北之路固非也等城內之阜亦無益也然則宮城可毀乎都邑之民盡可出之城外歟況景福宮之左臂昌德宮之右臂尤為切近可盡撤其民居乎塚之四神有交路者傷已之兆四維有路者貪苦之兆坤上路交者多謠艮方路交者子死然則國門之直四神四維及坤艮之方者可

盡塞之歟如此之類苟未能盡從其術則於此數事獨
何惓惓此愚臣之所未解也昔我 太宗恭定大王宣
旨若曰先王制禮自天子至於大夫士葬期各有月數
後世陰陽家拘於多忌踰時不葬予甚憫焉如太歲壓
本命葬師最忌予嘗驗之再矣而大無妨也遂命大臣
鄭以吾等遍閱羣書取其正論去其邪說質聖賢之旨
要破俗巫之膏肓集成一書名之曰葬日通要須布中
外然後人心有定王制復明吾東方之為人父者乃得
死不暴露而葬親之道無憾矣燕翼貽謀之道必如我
太宗然後為至也歲月日時之拘忌我 太宗既絕

之於前其山水禍福之邪說我 殿下當正之於後也
伏惟 殿下遠遵先聖賢之正道近體我 太宗之美
意許令名儒遍閱地理之書專以程朱司馬公所論為
宗其妄誕不經之說一皆去之亦如 太宗之所為
殿下又當致達中和之極清道義之源疾於敬德而勿
聽無稽之言以天命為主脈以民心為案對顧諟天之
明命用顧畏于民喦益修明乎政教于以淑人心而回
世道使斯道之明如日中天以凝天命而結人心國祚
有盤石之固泰山之安則區區地理禍福之邪說何足
道哉疏入 上謂近臣曰孝瞻之論正直予見其書感

動於心竟不用術者言（國朝寶鑑）

公數與同僚論列朝廷得失抗章極諫而已陞授內資判事直寶文閣此右識也而人皆歎焉公曰官無可不可顧吾所以絲毫補國者不在官在吾耳乃明會計輕經費儲偫有素出納以節凡百供進之物以豐以潔無或闕乏又請以庫雜物不切公用者償典隸倉卒自偫之債　上從之　世祖在潛邸聞之曰賢者正如是（行狀）

都下官府列置一小宇叢掛紙錢號曰府君相聚而瀆祀之新除官必祭之惟謹雖法司亦有之公為執義下人告以古事公曰府君何物也令聚紙錢焚之前後所歷

官府其府君之祠率皆焚毀之 東閣雜記
公進講禮記仍博採諸家要說解釋該貫名曰禮記日抄
文宗徵之入内藏在弘文館 潛谷舊錄
魯山幼冲嗣位 光廟爲領議政以宮内孤虛且爲繼嗣
之重從權制定納妃又以爲喪中納妃已是不服喪其
實亡矣脫服卽吉可也魚孝瞻爲禮曹叅議抗議納妃
雖以 宗祀大計不得已而爲之短喪有何不得已而
强爲之乎條下不少屈竟不見用 東閣雜記
世祖卽位幸慕華館 命公進爵曰如卿正直真樂只君
子也夏轉司憲府大司憲百司相戒曰某爲憲司吾屬

不可少弛

拜吏曹判書　上謂公曰銓選必無人情然後乃可予深許卿無私也有舊相識者潛行拔謁公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寧無慚懼吾平生未嘗為如此行君去休矣遂絶之並潛谷舊錄

上嘗敎曰卿實正直人也昔　世宗務御讓寧蒙命卿考實錄卿考之極精又魯山納妃時力陳不可為書倉卒極其鋪叙右二事予心服之

六年夏於常參後蒙引上殿進啓曰　世宗朝立時政記修撰之法大抵　君上嘉言善行史官固當記之具載

見於行事之跡則不能遍記必待時政記而可備載矣
殿下潛邸時臣啓國朝實鑑則旣已須行時政記至
今頓廢似未可矣　上曰更考當初之法以啓並行狀
公啓導議政尹士昐肥醩　世祖嘗戲曰魚孝瞻淳厚朴
元亨對曰尹士昐猜險　上大笑
成宗即位公丁艱日至毁瘠　上遣中使賜素物曰卿老
矣須飮藥酒善自調保公拜　命强啜三酌又遣中使
勸肉公哭謝不忍中使强之忽患風疾　上命史官表
沿沫賜藥物存問公常語其子曰汝曹以我爲可恃乎
今年則吾必逝矣並潛谷舊錄

公以正道自持操履有常居處廉潔關節不行家道整肅
上下有序訓誡子孫必以義方不蓄姬妾不喜聲樂性
至孝事親承順無違居喪盡哀事亡如存待親戚以仁
接賓客以禮交朋友以信御僕隸以寬莫不各盡其情
又其忠君之念終始不渝居官莅職公身忘私凡所履
歷俱有聲績至於處大事決大疑援古酌今揆策析理
其言微其論覈確乎不可易為文章詳析委曲　俱
到尤長於疏議然常靳於人不敢輕出及至下筆滔滔不竭
平生不信邪僻之事如陰陽風水神巫佛道一皆斥之

魚文孝公嘗辨論山家地理之說之非上疏極陳明白正大 英陵問鄭文成公麟趾曰孝瞻之論則然矣其父母之定葬能不用此法乎麟趾曰常奉使到咸安見孝瞻葬父於家園之側似非惑於地理者也然龍虎龜雀左右前後之神無處不在文成之論雖言孝瞻之得而亦未必不泥於山家法後文孝葬母與先君同域及文孝卒子世謙世恭葬於廣津濱亦不擇地家法如此 華苑

雜記

具致寬

字而栗永樂丙戌生 世宗十一年己酉司馬甲寅登第 世祖朝策佐翼功臣封綾城君拜平安道節度使又拜咸吉道體察使壬午拜相至領議政 成宗朝參佐理功臣庚寅卒年六十五

公性方嚴公正嘗判吏曹關節不行前此長銓曹者例於除授之際親執官案咨行青聽亞官以下袖手傍觀公嘗憤之思欲矯其弊凡進退人物博採羣議雖小官卑職未嘗獨薦又不以私恩貸親舊嫉人干請有或干請者當遷不叙時居正以參議一日在政房適醉睡公屬

聲曰叅議謂致寬注擬人物沓行胥臆不欲與聞耶他日有用人之失叅議其曰在家不知耶嘗擬一文士知名者爲臺官駁之者曰此子滑稽不可公曰若然則漢武帝何取於東方朔耶竟擬臺官又一文士調外郡教官十年不還公欲擬縣職駁者曰此子迂濶不可公曰天道十年當復安可使人久屈如是遂擬縣職果有治效公之周舍一出至公如此 筆苑雜記

世祖即位歎曰文武全才何患無人於將相乎拜平安節度丁亥帝徵兵討李滿住 上命公爲鎭西大將軍曰吾之萬里之長城也 潛谷舊錄

黃守身

字季孝號懦夫喜之子永樂丁亥生 世宗朝特授
宗廟副丞歷持平掌令知司諫院事承旨 世祖
即位拜右叅贊策佐翼功封南原君乙酉拜相至領
議政丁亥卒六十一

公五六歲時與群兒戲有一兒誤墮井中群兒駭散公獨
解衣濡足以拯之翼成聞之曰吾家又生一宰相及長
遊興天寺 世宗在潛邸至于寺見公與儕輩讀書皆
招之使誦四韻詩公最先誦音節琅琅不差一字 世
宗甚奇之 潛谷舊錄 下並同

翼成尹平壤府宴中朝使黃儼于賓館觀者如堵公亦厠在稠人中儼指之曰此渠家千里駒耶公進對雍容儼語翼成曰生子如是後日當成偉器撤案上饌與之又賜珍玩數事抵黃州又送膳羞曰昨黃相之子真佳兒也往來于懷不可忘

嘗赴司馬試為試官所辱發憤書一聯曰澤民濟世非由第不必平生作腐儒

上問吏曹曰黃某諸子任者幾人對以二散一少 上曰少者莫是與天寺誦詩兒耶特除 宗廟副丞

掌令時妖巫多聚都中言人禍福頗奇中士女奔波公獨

不惑攄經疏論盡出之都外
丙申國家新設咸吉道五鎮欲徙忠淸以南三道豪右鄕
吏以實邊圉 上擢公爲敬差官公條奏勸懲之方事
以得辦 上嘉之頒諸他道亦令以此從事
叅判高若海請罷守令六期 上怒將抵罪公諫曰若海
以生負窮居草廬擢以用之遂感知遇盡言不諱今若
得罪恐爲言事者戒 上爲之霽怒
還上護軍掌決都官奴婢之訟牒訴雲委公始入官謂僚
佐曰天下豈有難斷之事取舊案牘一覽盡得情僞處
決風生庭無留訟

癸亥為右副承旨陞都承旨當時敎命多出其手雖號為
能文者皆服其贍雅宗室有忌公者誣以朋黨 上信
公無他只收告身
文宗嘗患軍陣之不整以公為三軍都鎭撫俄遷兵曹參
判習陣于郊外旌旗士卒精彩頓變 上親閱甚喜賜
廐馬一匹壬申丁外艱 世祖在潛邸屢過喪次談論
移時
黃烈成公有寵於 英廟後忽躓蹬卜者金鶴老曰公無
憂歲在乙酉必拜相至乙酉歲 光廟幸溫陽郡之湯
泉 憲宗皇帝登極例必三公充賀使時京師路梗難

於其人高靈進曰韓明澮出使在外而具致寬加十年老於臣臣請行綾城曰申叔舟為首相在下者臣當行其夕 上私語曰黃守身不堪相然為此行不可不作相遂入為右相充使而副奉石柱黃啓曰臣非文臣奉亦武人請得一文官為介於是以西河君任元濬為副即日肅拜宿于栗峯驛黃謂任曰以君之重副於我我今慰心焉夜半中使忽至曰元濬予方任使之不可遠出改以金禮蒙君任速還黃無如之何執手垂涕而已黃竟往還無恙而卜者之言有符云稗官雜記

世祖幸學 命黃守身選取夏都等五人非文官而掌試

古所未有紀年通攷
公及南智皆為首相功名冨貴當代無比常曰男子不於
紙紙上題名餘不足觀以此為自欠耳潛谷舊錄
黃胡安致身烈成兩公皆翼成公之子也翼成在時兩相己
為宰樞青坡劇談記翼成飯時児奴輩羣擾至挽公鬚
索食而公不訶云則居家似一於寛柔矣然於子弟甚
嚴罕言笑一日胡安兄弟同在別閣雨雪驟下咫尺不
通兩相謀入内舍度不得便利則胡安謂烈成曰汝負
兄可也烈成方負且行翼成見之曰當此之時弟若投
兄於地則其殆哉烈成便投胡安於雪中衣巾盡汚翼

成始怡然開笑兩相喜曰今日得大人一笑為幸大矣

清江
瑣語

崔恒 文靖公

字貞父號太虛亭朔寧人永樂己丑生 世宗十六年甲寅擢親試第一授集賢殿副修撰賜暇湖堂丁卯重試歷直提學副提學承旨癸酉參靖難功臣封寧城君 世祖朝參佐翼功臣戊寅陞刑曹判書庚辰拜吏曹判書典文衡丁亥拜相至領議政 成宗朝參佐理功臣甲午卒六十六

公自髫齔聰明絕類知讀書能自刻勵淹貫經史善屬文浩汗發越有作者氣其父曰吾兒骨法異常終非小成者天其或者大興吾門乎

授經筵司經與修資治綱目通鑑訓義止齋權文景公深

器之以姊子妻之每見著述歎曰吾東方文體萎蕭日

甚非能以古文發揚振起者必此人也有衣鉢當傳

之句乃用范魯公質古事止齋亦甲午大魁也

英陵初制諺文神思睿智高出百王集賢諸儒合辭陳其

不可至有抗疏極論者　英陵命公及申文忠公叔舟

等掌其事作訓民正音東國正韻等書吾東方語音始

定雖規模措置皆稟　睿旨而公之協贊亦多

英陵命金汶金鉤及公等定小學四書五經口訣居正亦

與其後每見諸君講論同異公議論發越諸君咸推讓

之

顯陵陟遐幼冲在位國勢疑危公居左右宥密之地周旋其間出納惟謹癸酉　光陵炳幾靖難公適直禁内協贊之功亦多

光陵親製訓辭授　昌陵命公註解公遂條分注節目詳盡又引諸儒之說論斷辭旨通暢　上甚嘉悅

光陵嘗歎東方學者語音不正句讀不明雖有權近鄭夢周口訣紕繆尚多腐儒俗士傳訛承誤遂命鄭麟趾申叔舟丘從直金禮蒙韓繼禧及公與臣居正等分授五經四書考古證今定口訣以進　光陵又召會諸臣講

論同異親加睿裁公在左右每承顧問毫分縷析應對
如響皆愜衆意 光陵目左右曰真天才也
公性謙恭簡靜端介無華立身行己常持正不撓平居雖
隆冬盛夏終日 正冠危坐不設惰容雖造次未嘗疾言
遽色奉公守正憂國如家再入相政務寛大不喜更張
與人言常先示退損不自表襮又不立崖岸自異至如
朝廷議論臨決大事確不可犯居家清白關節不到不
通聲色不事産業淡如也
公遇事常加三思立朝四十年一不被 公劾自登第至台
輔常兼館閣未嘗一日寄外慨然以 斯道爲己任爲文

章不蹈古人畦畛自出機杼大放以肆雄豪富贍如長
江大河滔滔汩汩百折透迤勢不能止尤工於駢儷屢
掌文闈得人甚盛凡朝廷事大表箋高文大册皆出其
手華人每稱我國表詞精切皆公所著也 並徐四佳居正撰碑
寧城崔先生早有大志博極羣書涵養精熟發而為文者
亦復奧妙名聲已挺於諸輩中宣德甲寅 世宗臨雍
策士先生襃然為大魁擢入集賢殿陪侍 經幄昵被
知遇在鑾坡者十七年盡閲中秘書淹貫今古集文章
之大成獨步當時 文宗即位眷注亦隆為諫大夫為
承旨常兼館職及佐我 世祖再忝勳盟位尊台鼎正

當作新文運之日自任斯文製作之責五經四書口訣
經國大典并編皆所纂定也逮我 聖上臨御又策勳
烈再入相左右贊襄恢弘文教撰 世宗 睿宗實錄
皆為總裁爵位愈高而文名益重如公卿碑碣官署寺
院紀功載績者與夫一時四方求文字者得公片言隻
字如獲拱璧而珍寶之四佳撰文集序

朴元亨 文憲公

字之曜號晩節堂 世宗十六年甲寅擢謁聖 世
祖朝策佐翼功臣官至領議政封延城府院君配享
睿宗廟廷

公明達事體諳練典故中原使臣陳鑑高閏張寧陳嘉猷
之來皆為儐周旋交際咸中其宜張天使嘗語公曰如
子之才生於春秋之時當不在叔向子產之下矣 筆苑雜記

朴政院元亨位至台極清儉律身教子弟有法其子贊成
公安性位未顯時値其生日置酒獻壽政丞受獻歡飲
至夜分呼贊成使前口占曰今夜燈前酒數巡汝年三

十二青春吾家舊物惟清白好把相傳無限人門闌杯酒之間無浮浪流蕩之玩而有警責詔訓之義亦可為教子孫之法也 思齋摭言

國朝名臣言行錄前集卷之六

申叔舟　文忠公

字泛翁號保閑齋高靈人永樂丁酉生　世宗二十年戊午司馬己未登第賜暇湖堂選入集賢殿癸亥為日本通信使書狀官丁卯擢重試歷藝文應教直提學承旨癸酉策靖難功臣　世祖即位策佐翼功臣拜兵曹判書右賛成典文衡戊寅拜相庚辰為江原咸吉道都體察使征婆猪江野人壬午陞領議政睿宗朝策翊戴元勳　成宗朝策佐理元勳封高靈府院君乙未卒年五十九配享　成宗廟庭

公生而器宇異於凡兒及長就學凡書史一覽輒記發為
詞章大為時輩推服　世宗患儒生專尚訓詁不務該
博歲戊午始設詩賦進士試一舉連魁漢城會試所製
程文至今為舉模範
授典農直長吏曹差公為祭執事吏持牒不傳因而闕事
為憲府所劾吏當得罪除錄公悶其老自誣服被散吏
由是得全人服其量公自是以書吏自娛不謀　進以
軍職兼鑄字別坐
公天性高明豁達通變自少有大志不規規細微常優遊
山寺讀書不輟不以家事累心及登第欲博究典墳恨

家無書籍遂入集賢殿每衙仕到藏書閣閉戶端坐經
史百家歷覽無遺或請代僚友直宿通宵不寐
時國家欲聘日本國其國俗喜詞章擬書狀官而難其人
且風濤險惡人皆憚行再三見遆竟以公為定公處之
怡然適患病新起氣體羸憊凡勞力沮不可去公揮之
曰人臣義當夷險不渝何使命之避將行親舊擬以死
別皆有難色且有泣下者公陽陽如平昔略無憂色及
至其國國人素聞公才名賫屛簇華牋求詩者坌集公
操筆立就略不經意語輒驚人衆皆歎服至今傳誦景
仰每因來使問公寒暄其間候察雲物占度風變雖老

於海路者莫能及也每遇閑防主師交際之間周旋應
變出入意表回到對馬島時我國約定歲送船額數島
主為羣下所詿不肯正約公聞之請見島主曰此非行
人所知然係于本國事竊為島主感焉船額若定權歸
島主利薄於下衆所不悅船額不定人自可行何賴島
主此愚者皆知利害何不專一島之權堅兩國之好島
主默然遂定船額
上以本國音韻與華語雖殊其牙舌唇齒喉清濁高下未
嘗不與中國同列國皆有國音之文以記國語獨我國
無之 御製諺文子母二十八字設局於禁中擇文臣

撰定公實承 睿裁本國語音註僞正韻失傳時適翰
林學士黄瓚以罪配遼東乙丑春命公隨入朝使臣到
遼東見瓚質問音韻公以諺字翻華音隨問輒解不差
毫釐瓚大奇之自是往還遼東凡十三度
庚午春翰林侍講倪謙司馬詢賫詔到國 上選儒士之
能文者從遊公首與選陪侍有和輒應詞源逸發翰林
大加歎賞遂定神交翰林作雪霽登樓賦公步韻和之
翰林還朝寄詩曰詞賦曾升屈宋壇爲傳聲譽藹朝端
其見敬重如此時集賢學士久在其職不授吏任 上
知公有經濟器是年夏除司憲掌令公知無不言封章

抗疏凜乎有古諍臣風 上稱賞
文宗昇遐 中朝賜諡吊祭賻誥命 世祖在潜邸爲謝
恩使以公爲書狀檢察官時權姦秉柄 世祖以宗英
遠離輦轂多有戒心公艱難萬里出入臥内調護 聖
躬無所不至
乙亥夏 世祖即位每有大議引入臥内諮訪便否公啓
曰自古帝王終始爲難 上撥亂反正以承大統中興
宗社此乃天授非人力 上曰若得如卿者一人即
當無爲自治吾何憂焉遂解衣衣之
一日 上御思政殿公啓曰我國四方受敵然待倭尤難

一失其機南方未易保守　上曰卿歷觀彼國風俗情

勢卿當洞知今委卿以應接之事自是專掌禮曹

成三問獄起連累數百人時方暑雨蒸鬱成疾公掌治獄

事緣情定罪務從寬典　上或疑之至以百口請之賴

公全活者多矣

先是野人侵畧我邊鄙年年不已　上每欲征討廷議紛

紜　上難斷公獨建攻討之策　上曰卿言正合予意

命公為江原咸吉道都體察使兼宣慰使往討之公

到五鎭部分將士渡江入攻諸落焚蕩窟穴殺虜甚衆

大捷而還初陛辭　上引至便殿指授方畧仍指墻底

種瓢曰可及子不公啓曰不盛而節晩臣意以為未及
結實偶結一子剖而為杯　御書詩一章于杯心云鄕
雖笑我我瓢既成剖而為盃以示至情　命大臣賁宣
醞表裡往慰後仍　命陶工像瓢形造甆盃書　御製
詩常於内殿曲宴用之所以示不忘公功也
辛巳秋泰安漕船路開鑿事衆論不一公獨曰茍有利於
萬世固當竭力成之况有可為之勢乎但患為之不力
而羣議沮之也　命公為忠清道都體察使往審之事
果如公所言竟不行
己丑冬　睿宗昇遐中外遑遑　太上大妃亦罔知所措

公卽啓曰亟定喪主以安人心　太上大妃乃命　成
廟承祧朝野乃定
復拜領議政公卽上書辭免　太上大妃下懿旨曰　世
祖每稱卿爲魏徵今忘之耶何遽爾耶　上下旨曰予
聞　大妃傳教　世祖每教　睿宗曰予與某定大法
於汝時必與某享樂矣今汝年幼又無學問卿何辭職
勿復如是再辭不允勉就職壬辰夏以老病乞骸骨上
書引古證今兼陳時務辭意懇至　上不允所請　命
謄寫一通以爲常覽
睿宗命撰　世祖實錄公攀附　聖祖贊成大事九一時

嘉謨鴻訓皆其所陳故據實書事不枉尺寸并撰　睿
宗實錄人稱信史至是成編謄進賜宴慰之并賜鞍馬
表裡
乙未春公在第　上命内侍賫宣醞并御書來示云今聞
正朝使之言乃知賊謀之深當初賊變之魁卿首建良
策國無後悔予甚悅之賜廐馬一匹先是建州諸部落
聲言作賊窺伺江邊人皆以為胡虜常事不足慮焉公
建議分遣助戰將士于沿江要害處以是賊來不得逞
焉
先是　世祖歎我國前代史不明嘗　命公撰東國通鑑

中遺國家多事未克成書至是　上命公揀文士承揔
裁官饋餼廪在家畢揀公撮陽村東國史畧博採羣書
添補闕漏遂為完書未脫藁而卒
世祖定經國大典並定五禮儀附于禮典淹歷　三朝書
未克成　上命公撰定公叅酌古今務令易行得其情
禮之中勒成一代之典書成投進
公為詩文冲澹宏肆沉深委曲多有規戒不為刻削於國
議常持大體通辨不拘必主於忠厚長百僚幾二十年
軍國重事皆揔于一身而能左酬右荅剖決如流如有
大議衆所難斷公必援古證今折之以至當牢不可破

衆皆推服其所議論專尚寬大不喜文深常語人曰凡用法務存仁恕為吏深刻何所不至事　世祖久管樞要從容啓勿將順其美匡救補翼期至於道周旋諷諫未嘗顯陳　世祖益寵重焉中罹國家多故人心危疑公與一二大臣不遑暇寐協心輔佐上輔　聖躬下濟時艱以事大交隣為己任一以至誠彼此交孚罔無間焉表箋詞命皆公手做情文兼至邦交賴以益固　上引見諸方客使公預具客使所言及回命之事上之上即座客使在前公承命往來道宣德意曲盡恩禮周旋之際容儀可觀公俱通漢倭蒙古女真等語時或不

假舌人亦自達意後公手飜諸譯語以進舌人賴以通曉不假師授

公兼掌禮曹十數年間百事俱舉公嘗曰與人交際似易而實難中孚之誠可及豚魚况於人乎要在誠以待之耳

公爲典艦司提調博觀唐倭琉球等國舡體折中爲舡艦分爲大中少以便於用於大舡施上粧用於戰攻去上粧用於漕運一舡而有兩用謂之兵漕舡又慮諸島舡體不一定去水高下船腹濶狹分送諸浦所造船體不比而同諸道漕船到楊花渡公請分左右隊爲水戰之

形觀行船便否　世祖親臨觀之大悅脫所御表衣賜
之
我國軍卒冗繁公請減額數又請放府兵之制調發事雖
未行意甚美焉公南使日本北征野人所歷山川要害
靡不記錄作圖又記日本官制風俗大臣族系諸島酋
倭族系强弱以進　上仍命并我國八道地理及諸國
地理作圖公作海東諸國記以進其疆域遠近風俗同
異瞭然在目　上覽之嘉賞賚賜優厚
公待朋友以信人有一長可取必隨才甄拔使之成立常
擧歐陽公柔可使懦可使之言曰人無賢愚顧駕馭之

如何耳

公久居寵利而克保成功累握權柄而曾無間言蓋學問操守之功有以交致其極也　世祖每教曰桓公之於管仲漢祖之於張良世祖之於鄧禹先主之於孔明唐宗之於魏徵予之於叔舟一也并行狀

公城府弘曠才識博洽通籍以來至居廟堂以其平日所蘊蓄者發而為經濟之用凡事物之來也迎幾應接左右酬酢人皆服其愈出而愈不窮而不能測識其涯際正如長江大河滔滔汩汩容受灌注雖衝風盪激秋水潦至亦不為之泛濫橫流也其使日本也從容風濤之

上如履平地其征北虜也堅卧矢石之間如在齋閣其視欲投孕婦於海中與夫為夜半移營之謀者其量之大少為何如哉非徒措諸事業者如是其為文章皆本之仁義忠信優柔和暢卓犖恢閎不煩繩削而自有法度兩漢之要妙盛唐之雋永彷彿於諷誦之餘雖夷翰戲語犂然而作亦信其為有德者之言（佔畢齋集）

金宗瑞舉中泛翁為幕僚器待之甚凡有謨畫多咨賛之方設九城便否宗瑞以朝議異同上書爭之辭累萬餘言宗瑞命泛翁執筆書稿口占言之捷若宿搆滔滔不竭泛翁承命隨書筆不停輟無一字問稟者亦無一字

誤落者宗瑞嘉歎曰我固自負君之才亦大難也（識小錄）
英廟篤意文治育才作人之美高邁前古置集賢殿盛萃
儒士更日直宿以備討論寵接之隆皆比登瀛洲馬申
文忠叔舟一日豹直漏下二箭　上命小宦往覘直士
何爲小宦還白方燃燭讀書如是往覘數四讀猶不輟
鷄鳴始報就寢矣　上嘉之解貂裘令乘睡熟覆其上
文忠朝廷方覺士林聞之益勸（龍泉談寂記）
卞仲文等之還也刷還本國被虜男女自對馬島發船未
及泊岸颶風忽大作船幾覆刷還人中有一婦懷孕毋
人皆曰孕婦本道所忌可投以禳之申叔舟堅不可曰

殺人以求活吾不忍也翼蔽之俄而風定舟行〔東閣雜記〕

申文忠公叔舟嘗奉使日本回還到我境不及數里忽遭颶風未及艤岸衆皆倉黃公神色自若曰大丈夫當遊四方以蕩襟懷今涉洪濤見日出之鄉足為壯觀倘乘此風得泊金陵飽見江山雲物之盛亦一快也〔筆苑雜記〕

靖難之日泛翁在省中夫人意必死之將自經結裙帶俟之向夕有呵喝聲聞之泛翁回也夫人解其帶曰吾意君死也泛翁甚愧之〔識小錄〕

魯山王妃宋氏沒為官婢申叔舟欲以功臣婢子受出至於上請 光廟不許其請未久 命養育鄭眉壽於宮

中（月汀漫錄）

忠成與文忠連婚權翼平又欲與忠成婚忠成難於拒辭訪諸文忠文忠曰此易耳何不荅以吾三人一體同功旣與申結姻又婚於君則　上無乃置疑於吾三人之嫌耶遂如言荅之權矍然曰吾思不至此（謏聞瑣錄）

天順庚辰申叔舟為元帥往征六鎮藩胡虜乘夜追擊營中喧呼應戰叔舟堅卧不動召幕僚口占一絶云虜中霜落塞垣寒鐵騎縱橫百里間夜戰未休天欲曉卧看星斗正欄干將士見其安閑賴以不擾（東閣雜記）

申叔舟深入虜境營中喧呼堅卧不動召幕僚口占作詩

將士見其安閑賴以不擾余謂叔再非能不動其所為出於矯情鎮物乃其動處也芝峯類說

申文忠公北征時宴會僚佐令軍中曰稠人之中能作詩寫今日意思者當為上客有別侍衛朴樢謙者卽應聲曰十萬貔貅擁戍樓夜深邊月冷孤裘一聲長笛來何處吹盡征夫萬里愁文忠喜之擢為上客朴因此得詩名謏聞瑣錄

鰲城嘗言我朝五禮儀規模節目廣大該洽典盡旁通其於諸禮雖不知一一盡合古禮而至於凶禮必出蒼卒若非五禮儀急遽之間安得有所折衷哉況善處極多

有非常情所到仍窮思之中文忠叔再可謂魁傑異常也寄齋雜記

權擥 翼平公

字正卿近之孫永樂丙申生　世宗三十二年庚午

擢魁科癸酉策靖難功臣　世祖即位超拜同副承

旨策佐翼功臣陞吏曹參判進授判書典文衡辛巳

拜相至左議政封吉昌府院君乙酉卒年五十　配

享　世祖廟庭

公幼好讀書宏達博雅志大多奇策載笈尋名山無所不

到必與韓公明澮俱所至輒留讀著文章遺懷不事仕

宦年三十五尚落落事奇遊人勸赴第一舉連三魁公

為大夫人設宴鶴髮在堂軒蓋填門　世祖時以領議

政亦押宴親壽大夫人榮輝一世　世祖知公有大才
待之極款公首建大策且薦明澮出入甚密（申高靈叔舟撰碑）
先是永樂甲午秋親試讀卷官河崙等取舉子三人卷子
以進　太宗曰當依古焚香祝狀元故事信手抽之乃
權文景蹈也　太宗喜曰予悼文近之早逝今得其子
為壯元卿此自慰顧語崙曰此榜乃予門生卿等不得
為自家桃李也崙等終不受禮謁蹈後改名踶至是年
庭試讀卷官等取權擘擬第四人榜既出　文宗曰權
擘居幾督今左右進諸卷子讀至第四曰此誠壯元也
遂親置壯元擘之父子壯元皆　御賜也擘於是年鄉

會殿三試皆居魁金秀光於三試皆為尾時人笑曰三場壯元古人多有三場為尾天下所無(記年通攷)

魯山幼冲嗣位八大君強盛人心危疑　光廟有靖難之志權擥出入邸下甚密每進見日晏不退進膳失時宮人見擥之至目曰寒義郎又來矣及即位召入内殿設宴慰之顧　貞熹王后曰此乃昔日寒義郎也(東閣雜記)

公自幼愚氣虗每厭冗劇至是乞閑　上手札執曰卿之於予非可以知心德合論也天實為生得有今日卿實功業主人今見卿林泉之趣驚嗟不已遂拜右賛成

權冀平公擥弱齡有大志慱覽強記才名挺出儕輩然屢

屈塌屋恬然自處不屑屑於懷予誦孟郊詩曰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郊之落魄悲瘁困窮若無所容其身者今予將無然乎翼平笑曰得不得寧非命耶予知其爲大器後翼平年三十五以白衣擢壯元四十六入相爲一代元勳之首蓋睚眦悲傷士之常情而公之大度如是郊之不遇豈非局小使然耶 華苑雜記

韓明澮　忠成公

字子濬清州人永樂乙未生壬申補敬德宮直癸酉策靖難功臣甲戌超授同副承旨　世祖即位策佐翼功臣丙子陞都承旨丁丑超授吏曹判書壬午拜右議政丙戌陞領議政　睿宗朝策翊戴功臣　成宗朝策佐理功臣封上黨府院君丁未卒年七十三

配享　世祖廟庭

公腹背有黑誌象星文人皆異之早喪怙恃落魄不振往依從祖叅判叅判曰此兒器宇不凡必興吾家者徐四佳居正撰碑

公在孕七月而生四體猶未成形乳媪裹以絮置密室久而方成既長骨骼奇偉少時讀書山寺一日冒夜行山谷中有虎擁護而行公語之曰遠來相送足見厚意虎為俯首跪伏之狀天且明乃去又嘗遊靈通寺夜半有一老僧貌奇古密語曰公之頭上有光赫赫皆貴徵也不出明年公必得意 東閣雜記

公自幼好讀書學舉業然年齒已壯屢屈場屋怡然自處不屑屑於意或有問者則曰士君子窮達有命何必效腐儒俗士眊矂悲傷者耶與吉昌權公擘結為死友相得之懽雖管鮑不及與權志同氣合不治產業嘯傲山

水有或自適終歲忘返公嘗戲吉昌曰文章通德予固讓君至於經綸事業吾豈多讓凡發於議論卓犖奇偉皆以大器目之

公年三十八補敬德宮直時　顯陵昇遐幼冲在位權姦用事國勢危殆公一日語吉昌曰時勢至此安乎睥睨神器陰結大臣為之聲援羣不逞之徒影附蟠結禍亂之作不朝則夕君獨無一念及此乎吉昌曰君計得矣計將安出公曰平定禍亂非濟世撥亂之主不可　首陽大君豁達同漢祖英武類唐宗天命所在昭然可知今子侍筆硯何不從容達白斷之於早乎吉昌以公畫

策告　世祖且曰韓生有幹局國士無雙今之管樂公欲守延陵之節則已如欲平治斯世非生不可　世祖急命召公公幅巾入謁　世祖一見如舊遷前握手曰何相遇之晚今　主上雖幼如能夾輔可以守成大臣儉邪擕貳於瑢以圖　先王託孤之意　祖宗先靈將置何地言訖涕下公亦慷慨援陳反正之策　世祖曰於形孤勢弱何公曰明公以宗室胄為社稷討亂賊名正言順萬無不濟之理古語曰斷當不斷反受其殃願公三思　世祖曰卿勿多言吾計決矣自是凡秘計密謀皆委公指畫 并碑

韓明澮每進見稱宗簿寺官或稱醫員使人不疑又以昏夜難於呼喚以繩繫官奴林芸之臂而垂其端于戶外引之則雖夜深卽入告大抵靖難之策出於明澮 光廟常稱曰吾子房也明澮言漢高唐宗雖用張陳房杜之謀而非韓彭褒鄂無以成武功薦武士洪達孫楊汀柳洙等三十餘人率獲其用 東閣雜記

癸酉十月將擧義兵有一二持疑沮衆者公拔劍大言曰有生必死人所難免死於社稷不猶愈於徒死者乎敢有異者斬於是招集義士遂除元惡髮櫛苗耨夷靖大難是雖出於 世廟英謨睿斷而運籌決策之功公實

居多
丙子五月帝遣太監尹鳳賜冠服 世祖將以六月初二日設宴廣延樓李塏成三問等約於是日舉大事公啓廣延狹窄世子宜不赴讌雲劒諸將亦勿入侍 上可之三問之父勝佩雲劒直入公呵止之知事不濟有欲先害公者三問曰大事未成雖殺韓某何益翌日事露皆伏誅廣延之讌請世子不坐武士不入其深謀遠慮出人意表是雖 祖宗陰騭扶佑之力亦莫非公之忠誠默感於天而天亦相之也

綾城君具致寬建議三道州縣犬牙相錯疆界不正宜劃

大并小以就其中且慶尚道知世助羅芓浦蓮花浴池
芓島皆可罷公奏曰州縣錯置得大小相維之制况畫
界已久一朝變更民必騷擾且二浦兩島許倭人捕魚
給路引収税譏察往來法莫善焉今罷之是撤藩籬而
納虎豹恐有邊患議遂寢綾城又建議吾東方當三國
鼎峙之日各有十萬兵　本朝畫有其城而軍額反不
及請盡刷漏戶隱丁編之行伍　上從之有司務欲增
額一家十丁簽九為兵民不能堪公啓兵務精不必務
多請停之　上稱善
庚辰北征以後諸種野人蜂屯蟻結乘機竊發邊境多虞

上赫怒欲親征公啓蕞爾小醜不必煩　聖武臣雖
駑憫足以制之　上曰予之倚卿屹若長城卿其行矣
更無北顧之憂當陛辭公曰臣奉睿筭從事有何難處
但願許降不徒事首級　上曰閫外之事任卿自爲公
到六鎭大修攻具先示威武令諜者語賊曰保妻子愛
廬舍人情所同汝豈無心汝若速降則已不然當深入
搗巢殄殲爲期酋來謁曰子有罪父當笞若能改過撫
之可也願公活我公待之如初諸種野人相率款附
上喜曰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也
公計慮出於人嘗與申文忠公侍　光廟曲宴酒酣　上

拉文忠之臂劇飲曰汝亦拉予臂文忠醉甚於袖裡持
上臂 上曰疼疼 東宮(睿宗)時在傍變色 上諱呼
東宮曰我則可汝則不可趍歡而出到家公謂閽曰
迺翁例常雖醉稍醒則必起點燈閱書後乃寢今日則
不可汝往以吾言止之閽往則果然夜中 上酒醒使
中人視之則申亦就寢云(謏聞瑣語)

李施愛之叛也時有流言韓明澮申叔舟盧思愼韓繼禧
爲內應 上命拘於闕內攢卧堂並囚子弟於禁府月
餘審其誣釋之引見內殿 上下庭相迎深自悔責對
之涕泣及擒施愛問之答曰申韓輩在則吾事恐不成

日月錄

睿宗昇遐 成宗入承大統 貞熹王后權同聽斷入命兼判吏兵兩曹公力辭 后曰 先王謂卿社稷之臣今 國恤相仍人心惶遑非大臣自安之時卿忘 先王之恩耶公垂涕曰此身未死圖報國恩但老臣才踈權重恐誤國事 后知公志堅只命兼兵判公盡心機務雖非兵政所管無不逮白 碑

成廟即位公掌序功簿或云 王后期親及在邸有勞者宜置原從之例公不從且曰吾側室子年未弱冠豈宜幼少之人冒功濫爵 中宮媢母謁公以青鼠皮内托

其鞋公謂曰此皮用以粘扇擁面而汝用裹足何其舛
哉愼勿如是婦毋懼即折桑之歸語于宮中皆屏不用
謏聞瑣錄
嘗有獻議者欲革永安南道節度使命群臣議僉曰當革
公曰置南道所以應援北道當施受之亂若有南道與
北道響應表裡相制彼小竪如探囊中物耳何足置牙
齒間幾失此機會賊勢彌漫深可扼腕　世廟創置本
意非淺見私智所能測欲革之議臣未知其可　上曰
然碑
成化己亥　天朝將討建州衛野人敕我國夾攻　成廟

命藥城君魚有沼領兵赴之到江上以氷澌難渡爲辭遂罷兵而還韓明澮曰我國至誠事大中國亦待之無外自平交以下不可失信況天子之命旣已奉承而中違之可乎自祖宗以來事大之至誠至殿下恐替之請更遣銳師速赴之議者皆曰路險雪深不可再擧上亦疑之明澮力請曰議者之言自安之計老臣所惜者國家大體至於勝敗之數非所預恤要伸大義於天下耳再三力請上從之命右議政尹弼商領偏師往征大捷上大悅中朝亦降勑褒美東閣雜記

庚子以封王妃及弓角等事赴京數奏得宜帝慰諭

曰老韓忠誠正直之士奏皆蒙俞癸卯春以請封世子
赴京是歲公年六十九有萬里之行人皆危之公曰人
臣荷重恩食厚祿鞍馬革裹尸死於王事尚且不辭況
朝覲觀光者乎人皆壯之　上御思政殿以餞至京師
帝聞公至曰忠直老韓復來矣賜傘帶彩段白金及
其還遣中使餞通州皇眷至重前古所無 碑
韓明澮啓曰成均館乃養育人才之地而無書籍可讀大
是欠事宜印經書子史立閣以藏之令諸生隨意抽覽
上允之明澮自出立閣之費以助之
公搆亭于漢江上游扁曰狎鷗有景致嘗有詔使欲往遊

賞公請設龍鳳遮日以侈觀瞻　成廟不許公作色而
起臺揀以無君請罪　命竄外尋放還竝東閣雜記
公嘗啓　祖宗韓浛江上下等長城功鉅未畢臣意以爲
宜復修擧　上遣左議政洪應監等
公以老乞辭不許　賜御札曰功勲冠乎累世才識鳴於
一代事君以一心憂國以百慮議論思之則有稽言語
驗之則必中元老在朝國之榮華股肱宣力君之賴倚
嬰疾雖久賜藥亦多勉自調養以副眷懷若然則卿有
告老之安我免棄舊之過
甲辰春以七十致仕不允賜几杖　乙巳春往浴豊德村庄

上遣中使賜酒膳勞慰仍　御札有御國之元勳人之耆德在社稷已作於天柱當眇躬實賴於蓍蔡之語丁未又浴豐德　御札勞慰亦如之及寢疾　上遣內醫治療日遣中使問候及疾劇遣承旨問所欲言對曰
聖上起出百王顧臣愚昧有何所言但身先朝露永辭昭代惟此介介耳續遣中使問之時公瞑目欲絕聞中使至加冠帶於身作喉中語曰　聖明至矣然始勤終怠人情之常願愼終如始言訖而絕
公氣宇寬弘思慮深遠魁顏偉幹望之屹然其未達也結納豪傑規模氣槩卓爾不羣人皆以公輔期之久居下

僚怡然自得及其遭遇　世廟爲股肱心膂運籌決策
夷靖大難自布衣不數年致位宰輔論決大事處之裕
如政務大體不事瑣尾歷事三朝出入將相四首掄閣
五長巖廊又以戚里之親爲國舅之尊爲國柱石係國
家安危者二十餘年功名富貴福履之盛古今無比并碑
上黨府院君韓明澮搆亭漢水之南欲以定策功擬韓忠
獻公而得恬退之名將辭老江湖爲言而顧戀爵祿不
能去　上作詩別之朝中文士爭相和韻累十百篇而
判事崔敬止詩爲第一其詞曰三接慇懃寵渥優有亭
無計得來遊胸中自有機心靜宦海前頭可押鷗明澮

惡之不列縣板中 秋江冷話

尹子雲

字望之號樂閑軒文度公淮之孫永樂丁酉生 世
宗戊午進士甲子登第薦入史局歷副修撰吏曹佐
郎獻納應教乙亥 世祖登極擢同副承旨叅佐翼
功臣庚辰起復爲吏曹叅判壬午陞兵曹判書 睿
宗朝拜右議政封茂松府院君 成宗朝叅佐理功
臣戊戌卒年六十二
公生而穎異自髫齔若成人稍長讀書有大志文度常撫
其頂曰吾家世淸白相傳詩禮乃其青氊我有兩兒皆
不學無成此兒有栗栛諸祖風天其或者興吾門乎

英廟朝公以名家子弟選充講隸院公曰大丈夫立志讀
書當學孔孟而業伊周安可陸陸老於講官乎遂大肆
力淹貫經史文詞亦精切人皆曰尹氏世有人矣
癸酉　光陵靖内難為首相統兼中外國勢危疑庶事繁
劇佐幕難具人以公為都摠府經歷　光陵語申文忠
叔舟曰卿之妻兄子雲持重有幹局予器之為從事叔
舟曰古人内舉不廢親子雲賢爾在　聖心殆天授臣
復何言公在幕府盡心籌畫知無不為裨益弘多　光
陵語叔舟曰予之倚尹從事猶倚卿也
公居近侍夙夜匪懈久典刑獄明慎平反　光陵曰人君

雖有好生之德任刑獄者不能精白一心輕重失宜人
主安能親執其事乎予任子雲保無虞矣予與子雲斷
獄是日乃安寢食矣自是眷注日隆
庚辰丁祖母喪先是毛憐衛野人浪學兒罕罕子阿北車
挾前憾嘯聚屯結屢搆邊患　光陵命叔舟等舉大軍
擣巢蕩平之欲具由奏聞難其人　光陵曰思之無喻
尹茂松者卽起復爲吏曹叅判階嘉靖固辭不允赴京
數奏詳明　帝命兵部郎中馬鑑往審毛憐建州等衛
情狀仍刷還本國人民　光陵歎曰茂松可謂使乎者
也及回還請從喪制不允

自阿北車搆釁以來邊境不寧　光陵命公為平安道都巡察使往審沿邊營柵廢置之宜公措置得中　上甚倚重並碑

公為咸吉道體察使至安邊聞李施愛殺節度使康孝文又殺吉州牧使薛丁新據州以叛分遣腹心于諸郡殺守令殆盡凶徒所在響應公倍道至咸興是夕賊又作亂殺監司申㴐盡殺公差官吏尋移兵抵公所排闥露刃環庭者如墻公整衣冠端坐言笑自若賊懼而退嘯聚之黨恣行凶臆狙詐不測公在圍中者七日處之恭然屹不動心賊悔悟或有周旋左右為公地者卒全身

而還 華苑雜記

公郎中高靈之妻兄一時拜相嘗於同年之會高靈占句云青眼古人俱白髮公遽對曰黑頭賢相只丹心高靈歎服屈膝曰我不如兄之精敏高靈愛古阜妓只丹心故語及之 潛谷舊錄

公性厚重縝密輔以學問識見高明居官莅事守正不阿大夫人在堂奉養至孝不廢定省仁於宗族信於朋友與人語摠是一團和氣未嘗崖異至於論決大事確不可犯其在相府政務寬大不喜更張持大臣體家居清白閾節不行不喜紛華但以書史自娛人服其雅重至

於遇賊變不動心處之裕如全身而還非有孟子浩然
之氣者能然乎但享年不及上壽慈氏在堂是可恨也
碑

李石亨　文康公

字伯玉號樗軒延安人永樂乙未生　世宗二十三
年辛酉生進及大科並居魁賜暇湖堂拜集賢殿校
理丁卯擢重試超授直提學甲戌陞通政　世祖即
位出爲全羅道觀察使丁丑陞嘉善壬午陞資憲丙
戌爲八道都體察使陞崇祿　成宗朝叅佐理功臣
封延城府院君丁酉卒年六十三

公父　贈議政懷林晩無子禱於三角山公生之前夕議
政適直禁省夢白龍拆大石踴出而飛騰夢覺則舍人
走報生男其名石亨盖以此也公生而有青胞裹之旣

剖之則肥膚甚黑骨節處跡遍身有毛夫人謂為不祥
將棄之議政及見之大喜曰真奇男也不果棄臂上有
黑文大如手隱隱如龜形將有喜事夢臂龜必繞身行
動

公狀貌奇偉氣度寬弘好學不倦年十四就學於東學以
年少聰敏揀補吏文習讀公怒曰丈夫安能効舌人之
為拂袖而去之以升補居魁入學成均自是業日就為
儕輩所推

設科以來一年三壯元獨公一人而已 世宗大喜得人
受百官賀禮直拜承議郎司諫院左正言知製教仍

命三館於光化門外慶賀令諸王子觀之盖寵之也時
安平大君方酷好儒士及公魁三榜欽慕不已饋贐不
絶屢遣人邀公一見公終不往後人以為有先見之知
云_行
狀_並
公最與成三問朴彭年諸人相切　光廟受禪適丁内憂
服闋卽除全羅監司丙子六月二十五日成三門獄事
起公以外任之故不為連累二十七日巡到益山聞諸
人盡死遂題一詩懸于壁上書曰丙子六月二十七日
作詩曰虞時二女竹秦日大夫松縱有哀榮異寧為冷
熱容臺諫啓請鞫問詩意　光廟覽之曰詩人命意不

知所在何必乃甫事遂止海東樂府
公自公州召還此年沉滯不顯授一日以别雲釼侍立
上顧謂左右曰李某自公州末蒞朞特召者将欲大用
也今以行職久滯無乃不可乎　命拜漢城府尹
庚辰春　上将巡西界而適黄海監司有缺朝議難其人
上特命公往公聞　命翌日登途及　上之幸本道
也公於道界迎　駕扈從至平安境而還　上初欲遍
巡沿江諸堡無何　大駕遂廻事出倉卒吏民顚倒公
能從容處置竟無欠事　上初入黄海界召公謂曰向
於卿道適意巡遊及到平安事大相反玆不久留促駕

以還卿安知我迴程如是之疾亦有何等政治使我安心至此也因戲曰道主雖辱我然以有我土地故也何喜之有遂大歡一日引見 上謂臨瀛大君李県當飲以何等酒器大君曰李県大飲無量人也當飲以大器 上曰君誤也予所問者非不知李県之酒量然李県是道主方應接我等若飲以大器主人醉倒客何賴焉遂賜鞍馬大加褒賞陞階為嘉靖他日見公必顧謂中宮曰此是昔日西巡時黃海道觀察使

拜大司憲先是憲府以言事失誤多見貶黜及公長府論議侃侃慨然有振起頹綱之志一日疏劾一大臣貪汚

不法狀詞甚激切疏上 上歎賞無已即引見公 命
進爵降御榻握公手曰向使前任是職者皆如卿予雖
欲貶之得乎因以其疏示左右曰此李某疏也今不得
庇護某也卿 允之
時裴孟厚聯魁生員進士兩榜 上適視學成均親策儒
生還宮中路住輦召公謂曰裴孟厚亦可為三壯元乎
公對曰若孟厚文章有餘亦可為矣 上歎曰卿自以
能文章為三壯元耶既而孟厚竟居榜尾 上戲謂公
曰果若卿言孟厚不及卿遠矣
判漢城府事時設踰屛之法已五年矣而任判府者多不

稱之故特舉公代之自是凡中外黜陟之事悉委公摠治其監掌御史官吏皆得注擬委任益隆出為八道都體察使巡察黜陟形止　特加崇祿公辭曰臣授崇政僅及數月福過災生懼有死亡之患　上曰卿體察方外不可不位隆望重也今之特授非為卿也公再三辭免　上因戲左右曰當使县福過而死卿等共見之公判漢城府凡七年　上嘗曰卿勿以久任為恨責成之後予將有以待卿每除判書若議政必召公慰解之且曰政丞何必循資而後至也
世祖嘗謂公曰五百年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出所謂

名世非公而誰公避席叩頭曰如臣之愚豈敢當此
世祖曰若然則卿必命世才也公曰臣不佞謬蒙 聖
知恩寵至此末由圖報然過誤之失則臣未可必心知
其非而敢為之臣實不敢 上又曰我好佛何如梁武
公方被酒揮手掉頭曰 殿下奈何以梁武帝自處乎
遂扶醉而出
世祖嘗於內殿與 中宮同坐命公進爵 中宮親執御
衣一襲賜之又 引見內殿命宮女歌三壯元詞以侑
酒自是凡 引見內殿必以此歌之其寵遇如此
公於技藝無所不通晚習弓矢亦有可觀 世祖閱武於

郊立小的百步之外 命公與仁山府院君洪允成為
耦公三發三中 上曰允成以武自處今乃爾耶予與
李某耦射以雪允成之恥公亦無所負 世祖大加歎
賞曰不圖儒者之至於斯也命帥司僕
成宗即位之後崇儒右文留意興學 特命公與二三儒
老輪坐成均奬勵儒生公承命自以育才為己任雖不
煩教誨而薰陶漸漬人才輩出文風稍振
封延城府院君教書畧曰輸誠委質臣子所以事君崇德
報功君上所以御下此實天下之通義有國之令規也
惟卿識度恢弘性稟英特精研性理之學道本有源發

揮文章之才手下無敵聯魁三榜擅名一時首選入於
鑾坡久侍從於經幄實為經綸之偉器非止詞華之淺
名多所歷敭蔚有聲望出按方面則鰥寡懷惠入判京
兆則奸豪怵威然弼亮之謀允矣巖廊之器顧予冲眇
獲守丕基念國家迓休之由實卿功篤棐之賴惟嘉績
之既懋豈褒律之敢稽　世祖嘗謂公曰何拜三勳盟
一不得忝乎然卿必為他日功臣至是果驗
公天資寬雅秉心堅確平居無疾言遽色子孫雖有過失
畧不為聲色加之嘗戒子弟曰宰相子弟年少氣銳乍
得美官便挾父兄勢不謹守官職遂犯邦憲貽憂父兄

甚不可也汝書當勤學立身以無憂乃父兄可也子渾
在　世廟朝嚴講通書特命除職公進曰此兒年幼時
方業儒不宜任職廢業願勿授之　世祖曰如其有志
公務之暇足以讀書竟除圜丘署錄事公猶不悅
公晩年祿棄官閑唯以詩酒自娛家在碧松亭上洞壑深
幽溪澗清冷每良辰吉日與洞中諸老策杖徐步或詠
或觴日暮醉還人望見者皆以爲神仙云又於園中鑿
池種蓮搆亭其上傍植花卉名曰戒溢亭岸幘宴坐日
夕嘯咏消遣世慮乖崖金公守溫作記美之
公性剛毅嚴重親朋終日戲謔未嘗干以世事平生立志

以清愼自許不治產業訓子弟必見金如石故雖位極

人事身沒之日斂殯諸事尚有不贍然宗族之有貧乏

者一皆周之有妹家貧早沒収其二女養于家及長婚

嫁一如親子又識見高明議論經據其處事決疑確然

有不可撓者

公歷事　五朝凡三十七年勤謹守法未有過失終身無

一事為法司所糾人亦不得指以為是非眞有德君子

子也並行狀

李公石亨嘗因眞德秀大學衍義删其經書之言約其諸

史之文添入麗史之可為勸戒者為一書名曰大學衍

義輯畧請於　經延講之　上嘉納之公之意以為經
書時方講進高麗之事傳聞所及鑑戒最切故或刪或
約或添之具於觀覽不無有益然論者以謂經以載道
皆聖人之言德秀之編皆非苟為今盡刪去於義未安
因舊衍義之文添入麗史庶幾近之矣 華苑雜記

金守溫 文平公

字文良號乖崖永同人 世宗二十三年辛酉登第

世祖丁丑重試丙戌魁拔英登俊兩試 成宗朝

參佐理功臣封永山府院君

公嘗為榮川守 光廟時幹事僧擾亂州郡淩辱邑宰僧

至郡公與約曰吾與商教釋教屈者痛受杖無避可乎

僧曰唯唯公乃出入內典議論風生僧無一言以對公

擧手板曰咄老髡不解佛經邀何等福利連下擊之僧

痛走出

光廟使金守溫入京求得梵書本國所無者公到甘露寺

其住持僧乃中國之名釋聞為東國大儒預設倚卓置筆硯華牋于其上公入門見壁有畫梅即索筆題柱上曰曺溪黄梅甘露黒梅若以色見不是般若住持下庭叩頭待以大牢具（並謏聞瑣錄）

上重儒術親策登俊試得金守温等十三人召致内殿曰古有座主門生之號今是科予親策之予當為恩門宜號是殿曰恩殿越數日　兩殿坐思政殿今新恩獻壽一如門生座主之例寵榮之優吾東前古所無之勝事也（記年通攷）

公自少好學不惓博覽廣記經史子家列莊老佛之書靡

幽不獨靡瀆不探為文亦奇偉峻壯雖官至極品處之淡然如寒素常騎馬瘦骨崢嶸旬月之間連喪數馬或曰何不使掌馬者殷勤豢養違則嚴加捶楚乎公曰安可為畜物而罪及於人乎其慈仁如此 華苑雜記

公少時每從人借書抽取一張藏諸袖而誦之誦已即棄故誦一帙則一帙盡矣申文忠有受賜古文選愛之不離手公往借之懇踰月到其家則片片塗壁烟薰莫辨文忠問其由則曰吾嘗臥而誦之永順君謂公曰吾有謝恩事可製表惠之公許諾遂索紙口號令儒書之一刻而就懇到精切公每布書籍於床席其上而寢之門

前有大槐樹令奴鉅斷之人問其故曰家中無薪欲炊飯也事多類此

公詩豪健深得骨髓然性不拘檢押韻不整故皆謂詩不如文其實兩贍也有拭疣集（並潛谷舊錄）

乖崖金文平公嘗作鐵冠其法以皮為武外面鐵釘攢刺如利錐如此數件一圍頭項一圍頸項一圍胷膛周身緊關處無不圍繫之云吾欲入深山堅坐恐有惡獸傷我圍以此則獸欲齧而其錐已攢刺其口焉能害我哉琴軒金訢判子固適見而大笑請毀之（謏聞瑣錄）

梁誠之 文襄公

字純夫號訥齋南原人永樂乙未生 世宗二十三年辛酉生進旋擢第入集賢殿至直提學 世祖丙戌登拔英試歷大司憲吏曹判書典文衡 成宗朝策佐理功臣封南原君壬寅卒年六十八

公在集賢殿屢封章論時事諸君曰若不切時務不必陳瀆如此公曰朱晦庵在宋光宗時立朝四十六日疏數十上予侍從踰十年疏未數十上君何云爾也 筆苑雜記

文宗二年密啓倚任外戚固非國家令事然觀今勢宗親强而公室弱須擢任賢外戚以强公室蓋有所見而欲

圖於未然也　上意嘉之而未能用嘗稱梁誠之憂國

類卞季良

世祖靖難輔政欲作東國地圖鄭麟趾薦公掌修因被獎

遇及　世祖即位奉使平安道審視閭延等三廢邑形

勢還修進地圖地誌並上道內便宜十八事　上嘉納

明年正月　上罷朝引諸臣置酒從容令各陳所蘊公

進曰　殿下優禮大臣每杯酒談論誠盛事但望節飲

調攝　玉體　上大嗟賞曰惟汝愛我進秩通政

丙子五月因輪對啓曰近累幸大臣第禮厚矣然昏夜閭

巷間與　世子勳臣同行恐非便宗親朝術亦宜分番

宿衛禁兵勿一時賜酒邊鎮將士當禁節宴公所啓皆
有深慮　上亦然之未幾果有變謀敗公又累疏陳便
宜　上曰甭留心民事知無不言予甚嘉賞又曰誠之
非常人
甲申　上謂左右曰渠某予之諸葛亮也數日擢拜吏曹
判書居半歲罷為中樞院使　上嘗閱武顧申叔舟曰
渠某有王佐才無何拜大司憲謂曰憲府國之耳目少
怠忽則百職為之淩夷予用卿欲其振舉也後數年
上設拔英詩以旌異才公中二等
公喜讀書博覽强記居常卷不釋手自中國以及東方上

下數千載間治亂興亡人物賢否瞭然如昨又能考究
古今天下山川阨塞州郡沿革如足履而目擊之且有
籌畧常惓惓以裨益 國家為慮未嘗頃刻忘于懷為
憲府五年彈劾二十疏外平時上便宜至四十四道三
百三條數十萬言他所建白亦多不悉舉其大者總二
十四事建 宗社大計三議朝廷大政一為君上而兩
進忠諫在憲而三振臺綱又五論邊防重事十進軍國
秘計壯年喜論兵疏凡十餘上無一人以國民而通籍
無一兵以單丁而立役無一丁以不試才而稱兵此公
平生之志及老全以風俗之不如古為恨至形於聲色

而不自知也自筮宦入集賢者一十六年掌典校者二十年兼史館三十四年仕弘文十六年試知遴舉前後所取文科一十六榜晩年謝事優遊日與賓朋儒老商確詩史或以奚童匹馬遊適通津別墅蕭然如野老公可謂始終兩全矣並金慕齋安國撰碑

南原君梁誠之以父葬陽智母葬橫城每以未及祿養為感又顯達請于朝以長子瑗監陽智縣次子琇監橫城縣各六年榮孝可謂無憾矣

成宗九年梁誠之進八道地理誌　命盧思愼姜希孟徐居正纂集以進

徐四佳居正賛畫象曰觀公之貌不揚而寢聽公之言不敏而訥然黃金橫帶位長六卿而白髮飄纓年垂七袠明國家治亂之跡千載一日識山川險易之勢萬里一室四十年金馬玉堂之出八十五載天官栢府之敭歷上封章數十萬言取多士一十三榜叅河帶之誓而心轉小遭鴻羅之榜而志不爽公之文如穀粟布帛公之心無崖岸城府一幅丹青新畫百世斯文山斗

李芮 文質公

字萬成　人 世宗二十三年辛酉登第丁卯重試 世祖丙戌叅拔英登俊兩試官至刑曹判書 光廟設拔英試一時名臣宰相皆與焉翌日謝恩 上御思政殿引見設爵而慰之 御製詩一首令群臣和之伯氏亦入侍附耳語李文質公 上常以足下爲迂濶可謂戲詩呈之遂和云歌詠聖德欲起舞天風吹袖助回旋 上大笑曰予以芮爲迂濶今觀是詩豪氣有餘者也即 命内女彈琵琶用文質作詩歌之令文質起舞極歡而罷未幾加嘉靖大夫 慵齋叢話

公嘗曰經幄近侍之職在於論思獻替格君心之非而已至於論國家大政是非人物則思出其位非其職近來侍從新進之輩不識大體喜論時政得失或指摘宰相士大夫微過暴揚於朝期於廢黜以自衒鬻甚不可也古人以政在臺閣猶以為非若或出於侍從吾不知其可也 華苑雜記

姜希顔

字景愚號仁齋碩德長子　世宗二十三年辛酉登

第官至集賢殿直提學甲申卒

公畫詩書三絶獨步一時詩似帛劉畫似柳郭書兼王趙

爲人有才有德眞大人君子也

嘗登楊州樓院題詩曰有山何處不爲廬坐對靑山試一

居簪笏十年成老大莫教霜鬢賦歸歟永川君定見而

拜之且批曰此詩逼眞太甚非徐郎李盖指居正承召

也定復過樓下其下有書曰此詩有江山雅趣無一點

塵態必非世儒拘於結習者所作且夫天地之大江山

之奧豈無人才而必推徐李是何孤人才蔑人類之甚

耶定見而大悔盡抹前批 竝潛谷舊錄

丙子六臣之難姜希顔辭連栲訊不服 上問成三問曰

希顔與謀乎三問曰實不知進賜盡殺名士宜留此用

用之實賢士也希顔由是免禍 記年通攷

洪逸童

字日休號麻川子南陽人 世宗二十四年壬戌登第 世祖三年丁丑重試官至叅判

公器宇卓犖性任天真不修邊幅善詞賦劇飲無何醉則用草葉作吹笛聲悲壯震厲平居獨撫古琴有 無譜嘗曰吾之琴得淵明千古不傳之趣昔伯牙皷琴子期知之吾之琴淵明不生世無知者天地間奇男子也嘗於 上前論佛事 世祖佯怒曰當殺此虜以謝佛氏命左右取釼來公論辨自若左右佯以釼撫項者再亦不顧視無懼色 世祖壯之曰汝能飲乎公曰樊噲

漢士也項王他主也巵酒彘肩不敢辭況 聖賜乎賜
酒一銀盃健倒 上曰頻畏死耶公曰當死則死當生
則生敢以死生易其心乎 上喜賜貂裘一領慰解之
公嘗遊真寬寺食餅一器麵三椀飯三鉢豆腐麵及到山
下有餉之者食蒸鷄二隻魚羹三椀魚膾一盤酒四十
餘觥觀者壯之明日 世祖聞之召公問曰信如是能
喫乎公拜辭 上曰壯士也然常時出入但食餅屑醇
酒而已不喫飯後到洪州劇飲尋卒人疑其爛腹有志
不施位不滿能惜哉 並筆苑雜記
洪參判逸童未第時出遊方載渡船有一豪士率奴僕十

許人或挾彈或擕鼠狼鞍馬鮮明呵呼而至見洪馬僕
盡驅逐下船洪獨乞曰某亦良家子請留一隅屏伏以
俟其士登舟奴人各捧餚物而進其士且扣舷吟曰水
鳥浮還沒末記其對久之洪乃躍出曰山雲斷復連士
驚曰汝為何人應聲曰生員洪逸童士即起擕手並坐
聯句極歡因為厚交士乃沈善也 謏聞瑣錄